

EMBA
推荐读物

W
U
Y
A
N
T
O
N
G
L
U
N

一本你正在看不懂、或许以后能看懂的奇书！

「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赓续。

物演通论

第 3 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自然存在、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哲学原理

子非鱼（王东岳）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子非鱼（王东岳）著

——自然存在、精神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统一哲学原理

物演通论

第 3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物演通论 / 子非鱼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132-8

I. ①物… II. ①子… III. ①自然哲学—研究 ②精神哲学—研究 ③社会哲学—研究 IV. ①B021 ②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993号

物演通论 (第三版)

作 者 子非鱼(王东岳)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开 30.5印张 1插页 370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3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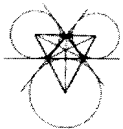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24-09132-8

定 价 68.00元

第一版序言

无论出于什么根据（甚至可能全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根据），只要我们认为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系，则无异于已在逻辑上给出了如下一项默认：世界应该而且必然自始至终被“某一个”法则所支配。进一步讲，这项默认还暗含着这样一系列顺延：该法则不仅支配着“世界”，也同样支配着作为世界“存在项”之一的“精神”或“社会”。否则，“统一”的概念就不能成立。所以，几乎像是发自某种本能，古往今来的一切思想家都不自觉地——或者说是在尚没有什么根据的情况下——企图为这个世界的统一性寻找根据。于是，不约而同地，在全球各地方和各时代的所有人种中间，均无例外地产生出足以解释一切的原始宗教，其后又都以不同形式杜撰出种种探讨终极的哲学奇谈，即便是近现代的科学，也无非是在继续施行或顺从这种禀赋于人性中的天然倾向。说起来，这个定向的“人性之流”倒像是“世界必定统一”的唯一根据，因为，对于那个先验的“统一性设定”，迄今也没有任何学科能够作出令人信服的“统一证明”。况且由于科学似乎无法将“精神”和“社会”摆在实验案台上解剖分析，结果不免更把这类求证弄得无望——这大概就是最经不起推敲的神学以及最让人无从推敲的哲学在科学昌盛的今天仍然可以大行其道的原因。

由此看来，罗素的下述说法是很有一些道理的，他曾讲，哲学是介于神学和广义上的科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因为哲学所要解答的是神学和科学都无法面对的问题。不过，这样讲虽然照顾到“哲学”的特性，却未免遗失了“学问”的共性。如果剥去表层掩饰的话，则一切学问更像是人类



理智的一种毛病，即它总是倾向于在小小的根据上作出大大的结论，或者说，是在永远不能穷尽的认识途中永远给出凿凿真知的断言。所以，从根本上讲，我们尽可以假设人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哲学载体，所谓“哲学家”不过是把人类的这个通病弄成了专业病的“大病家”而已。有鉴于此，今后的哲学最好去给富有哲学素质的人类查一查这个痼疾的根源才是正事，因为，从大势上看，人类的“知识”似乎一直在挣脱“直感”而趋于飘渺，且越与“直感”相远者反而显得越与“真理”相近，以至于连当今的物理学都多少染上了一些难予实证的玄学意味。可是人们照样相信这类虚幻的名堂，虽然过后不妨又照样要振振有词地加以驳斥而丝毫也不用觉得难为情，所以古人信神的虔诚绝不亚于今人信科学的坚定——这道理很简单：理智历来就寄托在缺乏稳固根基的东西上，由此决定了一切学问共通的性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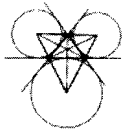
不同点也许仅仅在于，哲学更像是“自闲之思”或“自在之思”，即“闲”以至无聊，“在”已如僵物，尔后问自己何以难得一“闲”、问天地何以无为而“在”。它既不像神学要去抚慰苦难的魂灵；也不像科学必须为肉体寻找安乐；更不似文学之作或艺术创造，难免受到悲喜情境的鼓动，与其视之为清静的“思态”，毋宁视之为激荡的“情态”。哲学之运思全然不与求生的实用的“必思”相关，或至少暂时不被求生的实用的压力所驱动，故此每每飘离于常规之思的守则之外。然唯因如此，其之“纯思”才不受“非思”因素的干扰。须知“求生之思”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可与“非思”相区别的东西，而是严格的汉字意义上的“动机”，或曰“强迫动势”，俨如无思想的鞭毛虫同样要借助于某种生物动势（如鞭毛运动）来求生一样。

既为“闲思”，自乃轻松之事，其难易程度应与上述生物动势驱策下的举手投足之劳无异，甚至较之更少一些“运动性障碍”才是，所以，就本书的基本思想而言，在我看来是十分简明的。不料提笔成章之际，居然煞费苦心，起初，我以为是由于体裁失当、文题不洽的缘故，或因自己笔下生涩、文采不扬所致，后来迭经易稿，几乎废于中途，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某种“真理”的来由并不全出于逻辑的推导，反而是先存了一点“明白”

才需要借用逻辑推理把它铺张开来，以取信于人。运思之难，盖因为硬要将本不属于逻辑的产儿强塞在逻辑的坚壳中，削足适履之余，要么窒息了“真理的童儿”，要么撑坏了“逻辑的真理”，而舍此又没有其他办法。联想到“书越读越薄”的格言（读书人视为是真正读懂了该书的标志），大抵就是摈弃了那个磅礴的“逻辑外壳”，由以见其“真核”之写照。于是，一方面，对自己以及他人宣告的“真理”是否还算得真理不免私下怀疑（因为它似乎不是“理”的产物）；另一方面，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在逻辑（以及语言）上不成立的东西便不可说——即“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的箴言亦生疑云（因为所要说的，原先并不与逻辑相干，后来涉及逻辑，本意已不在于要“逻辑地说什么”，而是要说“逻辑本身是什么”了）。

基于上述，可以推想，哲学著作之难读一定又大于其难写，因为哲学的难度可能不在乎其超脱于常规思想之外的那种“难思”，而在乎其尚未处于那种生存动势境遇下的“难动”，即对于作者来说，他一旦能有此作，自是早已身陷其境，故觉悠然无碍，一任神游远逸；然对于读者来说，则有一个尚待置换思境的麻烦存在，骤然临之，就像立刻要叫人置换另一棵脑袋一样得不易。加之作者的思路，自有作者自身的非逻辑要素使然，其运词造句，意蕴别具他解，却常常不为作者所自知，于是，一意孤行地挥洒成章，结果无异于摆出了一副专与读者作对的架势。我每阅读他人的哲学文字即生此感触，故声明于先：倘若读来乏味，甚至不知所云，盖属正常，可借如下二法化解之——一则索性弃之于一旁，任凭作者自扰之而莫受其害；二则强忍着苦读不懈，或可渐生溽暑中嚼嚼苦瓜的清爽之感。不过，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哲学的无用是一定的，因为哲学所谈论的东西正是你谈论它或不谈论它都不能使之发生丝毫改变的东西，也就是说，哲学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使你知道什么叫做“无意义”，或者甚至可能比这还糟也未可知。（须知一切“意义”说到底都是为了达成“无意义的存在”。即“存在”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倒是由于“难以存在”才生出了种种“求存的意义”，如此而已，或如此而不能已。）





出于同理，我也乐得趁机打消为所著加索引的计划，本来恐怕是孤陋寡闻兼资料不济的内怯使然，现在倒有了充足的理由：一则，索引的用意主要在于避去剽窃之嫌，既然我之所思最初并非源自于逻辑启发，那么，纵使与他人的某一看法略有雷同，自信也不会闹出一模一样的局面，据说天下连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找不见，何至于酿成两人两思竟无以分别的怪事；二则，著述的初衷如果不是为了探究和阐释他人的学说，则援引的目的自是希冀将读者的思路从前人的逻辑中导入独创的逻辑上来，仅此已经累煞了读者，倘或再以繁琐的引据不停地打断一气研修的专心，自以为有些对不住读者；三则，大凡沉于哲思者，诚然一定自知其所思，却未必了然何以会有此思的缘由，君不见，古今中外，总是那些后来人评头品足，给前辈们不容置辩地安顿下一个个褒贬参半的历史地位？我作为不肖的后来人，自然也有这个优势，不过断不敢那么自豪，窃想褒尚无妨，贬之则像是背地里揭人家的短尾巴，揭就揭了，还要标个鲜明，仿佛若不顺势摸见尾巴骨便不肯甘休似的，此念一闪，正好罢手。

其他要说的，尽在拙著中了。

1995年3月于户县草堂啸吟园

第二版序言

本书的修订部分，并未改动 1998 年第一版的基本思想，它只是把第一版中某些潜涵的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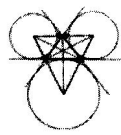
在此修订本后头，附加了一篇“导读”，也是 1998 年的文字，当时不愿把话说得太透彻，现在却是画蛇添足，不过也许对某些读者还稍有一点裨益。

国内搞哲学的，大多是文科出身，而我的这本拙著，是以当代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为背景的。因此，本书末尾附加的“导读”大约还是不足以堪当此任。于是，我又编排了一些文词鲜活的散文趣谈，汇成一集，取名《知鱼之乐》，亦已出版，虽不免失之粗疏和浮浪，却可略微起到一点儿背景提示作用，若能先把它找来一阅，苦笑之余，或可有助于领悟本书的纯逻辑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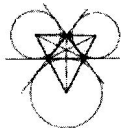
至此，我总算可以抛开无聊的哲学了，这份无聊不仅来自于扰攘尘世的对比，而且更是来自于哲学本身。因为，所谓“哲学”，就是要把导致世界活化的底蕴翻个底朝天，结果让声色迷离的人寰最终流于乏味，末了，它还要讲，这就是万物归一的本原。可有谁能活在“本原”境界中呢？

故而才说：哲思淡如水。

作者 2002.5.12.



第三版序言



本书出第三版，并非由于读者踊跃的缘故。

说起来很惭愧，它倒是因为我自己特别笨拙，总不能将文本一步修改到位，加之灵气殚竭，思绪碎裂，于是只好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慢慢磨蹭下去，结果一晃十余年，虽然笔耕不辍，临到头端出来的还是那一本无人问津的世纪前书稿。

不过，耗半生之精力纂修一部著述，想来还不至于令擅长深思者全然落于失望，故此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烦难出版人。说到此，顺便致谢为再发本书而甘愿承担商业失利之劳的出版社。

这个版本诚然改动不多，但凡落墨之处皆力求在逻辑上更缜密、文理上更连贯，对有意研读的人来说，还是以本版为上选。再者，我又新作了两篇体量不算太小的附录文字，一篇涉及哲学史纲领，以便于读者明瞭我的哲思视角和异端观点；另一篇直接谈及人类文明的危机趋势，以便于读者领会此番纯逻辑论证后面所隐含的深远而巨大的人世忧患。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讲，或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三篇附录也恰好循序回答了如下三个最常被诘问的疑惑：哲学是什么？哲学家在干什么？哲学有什么用？

所以，本版宛若加以佐料的一捧苦羹，那佐料究属遮苦的还是添苦的，自当由读者个人去细细体味了。

作者 2009.3.3.

目 录

卷一 自然哲学论	1
——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衍存原理	
卷二 精神哲学论	83
——精神哲学的感应属性增益原理	
卷三 社会哲学论	222
——社会哲学的生存性状耦合原理	
跋	370
附录一：《物演通论》导读	372
附录二：哲学史与《物演通论》述略	379
附录三：人类的没落与自我拯救的限度	423

卷一 自然哲学论

——自然哲学的递弱代偿衍存原理

第一章

哲学上所谓的“存在”仅指感知中的对象之总和。

【一般认为，存在或在是对存在者或在者的观念抽象，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从根源上讲，不是在者集合成了在，而是在分化出了在者。对象未必是个别的，最原始的对象对于原始主体而言，一定是均质的，无差别的，亦即直接就呈现为在，而不是呈现为分化形态的在者。观念中的在，不是通过对众多在者加以艰深的抽象才在，而是先验的沉淀在意识深层中的一个无意识基底。所以，一般的主体通常不会对普遍的在发生惊异，反倒时常对个别的在者发生惊异。海德格尔说，从在者中引申不出在，是说对了的，但由于他不明白从在如何引申出在者，结果导致他的“此在”及其“澄明的临场”都不免陷入了无来由的黑暗背景中。】

由于“感知”为何物尚属疑窦，故而对象以及对象的总和是否等同于存在物和自然存在则亦属疑窦。换言之，一旦对存在设问，那“存在”已是设问者感知中的主观存在了。

所以，既往的哲学在通义上一概被囊括于形而上学之中，实不为误。也所以，概括说来，把感知中的存在作为对象的总和来研究乃为自然哲学，而把感知中的存在作为感知的总和来反思乃为逻辑学。尽管两门学问全然不同，但所究诘的却是同一种东西的两个方面。

有鉴于此，立刻去分辨存在究竟是在主观之内还是在主观之外已无意



义，因为分辨后的存在与未加分辨的存在并无任何异样或不同，反正无论如何你只能面对这样一种存在。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此类分辨事宜暂且也着实无从下手。

令人诧异的倒是，存在就存在着，何必多此一问。显然，这里有一个不得不问的缘由。

也就是说，在对“存在”发生哲学性的惊异和探问之前，先有一个何须惊异以及何须设问的问题存在。【亚里士多德曾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引自《形而上学》）。可也正因一切都起于这惊异，才使惊异本身不再被惊异。】

故，哲学上的第一设问或设问前的潜在疑问应该是：作为存在者的设问者何以要追问存在？

第二章

上述问题在未答之前业已提示：

A. 存在本身并不牢靠，因为绝对的存在或存在者无需为存在本身发生疑问；

B. 存在本身并非独立，因为绝对的存在或存在者无需为存在自身设置对象；

【这种无需推论的提示就是所谓的“公理”（一切纯逻辑推理的原始根据和起点），或可看作是非逻辑的直证（一切“公理”或“公设”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和情状），一如“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故”字尽可以取消或换为“即”字那样。于是，上述提示（或公理）亦可表述为：我思故他在，他在故我思，其间的“故”字照例可以取消或换成“即”字。就是说，如果没有分化开来的他在，则既不会有我在，也不会有作为在者之属性的我思。】

总之，处于追问中的存在（无论是作为对象的存在抑或是作为追问者



的存在)，显然一概是相对的存在，或曰有限的存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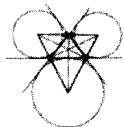
这既是上述问题的初步答案，也是上述问题得以求解的唯一合乎逻辑的出发点。

不过，与其他学术或一般自然科学不同，对于自然哲学来说，这可是一个颇为困难的起点。【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的导言里亦有此叹，然相对而言，他的逻辑起点还算比较好找一些，因为那个起点可以直接就被“假定”为是逻辑本身，所以他的逻辑体系（也就是他的哲学体系）终究是一个被复杂化了的同语反复，好比有人问：精神是什么？答曰：精神就是……精神（所谓“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也）。为此，黑格尔必须将自己的出发点（也是终点）设为“绝对”，也为此，黑格尔还必须将有限存在者所不能直接企及的“无限”诅咒为“恶的无限”。好在黑格尔自己也承认他只是在不停地兜圈子，不过无论把那“无数小圈子构成的大圈子”弄得何其“自圆”，“圆”本身终究是有限存在者实现自存的一种必要而又不可得的追求，而且，“圆”本身仍是一个被爱因斯坦称之为有限无界的有限模型而已。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无意中证明了辩证逻辑本身的有限结构状态，犹如爱因斯坦有意要证明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有限无界的相对存在一样。】

第三章

上述“起点”的困难之处在于：如果存在一概是相对的存在，则逻辑之存在就不可能完全包容其他的存在，反而是逻辑存在本身必为其他存在所包容。但存在的追询者又只能从逻辑出发，结果一开始就陷入这样一种悖论：作为以逻辑为唯一追询手段的追询者，你既不能超脱于逻辑的框范，又必须最终将逻辑置于框范之中，否则，自然哲学与逻辑学依然不能区分开来。

也就是说，必须从逻辑中的存在找出存在中的逻辑，即找出存在自身



的逻各斯(logos),而且这个逻各斯还得能够反过来充分地说明逻辑(logic)何以会存在,只有这样,才能开辟自然哲学的出路,因为一切精神现象应该也属于自然现象之一种。【当然,目前这还只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

由此萌现出一个未可轻觑的端倪:被称之为“哲学”的那门古老学问,可能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缺陷。【有人说,黑格尔是哲学的终结,此言不错。因为黑格尔确实将传统经典哲学表面上的所有漏洞都填补起来了,相应地,他同时也就将既往哲学的深层不足暴露无遗:那就是,他不能说明逻辑本身为什么会存在(所以他就只好乞灵于一个独断的“绝对假定”),以及,相应的,他也就不能真正说明逻辑本身如何存在(所以他就只好乞灵于那个陈腐的“辩证方法”)。】

简言之,有关逻辑中的存在与逻辑本身的关系之种种误解,一般可能这样产生:即不加考察或仅仅通过一般地、肤浅地考察就武断地认定,逻辑的形式或逻辑的素质必然规定着逻辑的内容或逻辑的对象(如所谓的“唯心论”),或者反过来认定逻辑的内容或逻辑的对象必然规定着逻辑的形式或逻辑的素质(如所谓的“唯物论”)。殊不知逻辑内容的主要规定者既不是逻辑的形式,逻辑形式的主要规定者也不是逻辑的内容,倒是逻辑的形式和内容都被非逻辑的(或前逻辑的)某种素质或某种态势规定着。

因此才有了逻辑本身相对存在的必要。【此处所说的“相对存在”并不全是指逻辑与对象之间的相对关系,更重要的在于逻辑与非对象(或此前尚不具有“对象性”)的自存之前体的相对存在关系。】

而追查相对存在(包括逻辑或精神之存在在内)的存在本质及其相对原理的学问,就是本卷自然哲学的概要和宗旨。【尽管这种追查照例必须借助于逻辑的运用也无妨,因为,如上所述,逻辑的形式(或内容)并不是逻辑的内容(或形式)的根本规定者,反而是我们所要追查的那个被追查者规定着逻辑的全部质态(或“精神全体”)。故此,唯有本书的题旨及其讨论方式可以不必为没有先行讨论逻辑(学)上的局限性规定而心虚,而且,读者还可以抱以这样的期待:正是此项起始于自然哲学的追究,有望

对逻辑学、哲学乃至一切人文现象给出一个坚实的说明——虽然此项坚实的说明却反而终于给出了一个虚弱无比的说明者也罢。】

第四章

然而，何谓存在的相对性？即是问：存在相对于什么而存在？

答曰：存在只能相对于存在自身而存在。因为存在之外无存在可言。是故，巴门尼德曾说：“存在是一”，但在这句话里，存在的相对性仅是暗含的、潜在的；还是老子说得明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存在的相对性主要表达为在纵向演动上的层层相依和步步分化，或者说，存在相对于存在而衍存。【这对于作为对象的存在者和作为设问主体的存在者一律适用，正是由于设问者处在足以体查自身与对象的设问关系，却全然不知自身与对象的非设问关系，才造成既往哲学的种种困惑。（补充说明一下，像“衍存”这样的自拟专用词，其定义已在前后文中给出，即指上述那种“层层相依”和“步步分化”的自发续存状态或物存实现状态。在往后的行文中，我自当尽量避免使用这类未能及时给出专注的新概念，万一仍有脱漏，敬请读者依照此例消化之。）】

如果一定要为整个存在体系设置一个“绝对”的背景，那么，可以说，只有存在的相对性或相对性的存在是绝对的。

此乃存在的相对性之真谛，也是存在的统一性之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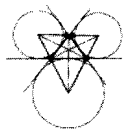
但不是存在的根源。

第五章

于是，就有了一个发生学或本体论上的存在之本原需要探究。

泰勒斯之所以只留下了一句传世之言：“水为万物之原”，即足以被奉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位圣哲，盖由于他一语道出了必有某种存在的始基





存在的缘故。

不过，也由此造成了对存在物的困惑，试问，非本原性的存在是一系列怎样的存在？赫拉克利特因此认为存在的本原是流变的“火”；然而，变化者如何在流逝中真存？即是问：“那永存而不是发生了的是什么，那永远变化着、消逝着而决不真正存在着的又是什么？”柏拉图于大感之余提出，变化者无非是对不变的“理念”的“分有”，但“理念”到底是什么东西？如何对其加以“分有”？鉴于此，谨慎的亚里士多德不无道理地要把存在的“形式”与存在的“质料”剥离开来；而且，现代物理学的前沿恰恰就在于寻求这个“本原”或“质料”而不可得。【“基本粒子”仍非“基本”，且颇有无限可分之势，但马上会发生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物质”存在？基本粒子是更基本的未知者的变态存在形式，已知原子、分子、甚至生命都同样不过是基本粒子的临时载体。若然，则一切“存在”都不外是“存在的形式”或不同的“存在形态”。“质料”或“真存”何在？】

即是说，如此一来，“内容”同一而“形式”迥异的存在岂非成了一系列“存在的空壳”？“万物一系”或“万物归一”的实在岂非成了“万物虚化”或“万物归空”的幻影？而且，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那些没有自身独具“质料”的后衍性存在形态或“存在空壳”反而具有越来越多的“能耐”、“活力”和“灵性”，并同步呈现出越来越复杂、致密和有序的叠加结构体系。

试看宇宙演化的发生序列：起始“奇点”（一个问不得的自然极限）→“基本”粒子（似无止境的“不基本”）→亚原子粒子及核子（如由夸克、电子、光子、到质子、中子等，可谓“粒子进化”）→原子（从氢原子开始逐步衍生出 92 种天然元素，可谓“原子进化”）→分子（从无机到有机、从低分子到高分子，活性渐次增大，可谓“分子进化”）→生物（不过是有有机大分子的编码而已，如 DNA、RNA、氨基酸以及从单细胞生物直到人类，谓之“生物进化”）。严格地讲，一切衍存者如原子、分子、生物乃至人类都不过是本原性始基存在如某种基本粒子或量子的寄居壳或临时寄存形



式，且由此演成“机能”、“活力”及其“结构形态”日趋扩展的怪诞倾向。

【即便换成纯粹科学的思路 and 眼光，这个问题依然无解，从古希腊的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迄今，没有人能够回答如下问题：相同的原子（或基本粒子）何以竟会组装出性质迥异的世间万物？因发现了夸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盖尔曼（M·Gell-Mann）在他所著的《夸克与美洲豹》一书前言中写道：“夸克是所有物质最基本的基石，所有物体都是由夸克和电子组成，只不过数目有多有少。即使是美洲豹这种古已有之的力量和凶猛的象征，也还是一大堆夸克和电子。不过这一堆夸克和电子真令人惊诧！由于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美洲豹显示出惊人的复杂性”。盖尔曼问道：“在这儿复杂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追问：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万物是如何存续的？可是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古老了，它恰恰就是前哲学的宗教时代和古希腊早期哲学家所提出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本体论问题。】

不难看出，古希腊哲学时代的“存在”概念照例不过是一团迷惘，而且它恰恰是中世纪以及近现代以来哲学本体论日益混乱的渊藪。海德格尔倡导从蜕变的哲学史上返回到古希腊的源头去追寻存在，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可以视为是迄今依旧迷失于存在的一种无奈。

第六章

一触及“存在”就陷于浑沌或陷于混乱，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结果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离奇的哲学困境：不得不予以追问的“存在”反而问不得。

这正表明，作为设问者的存在者同样不能逾越自身相对性或有限性的规定。

所以，哲学虽然表现为是究诘“终极原因”（或“绝对本原”）的学问，却决不是有关“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的学问，反而恰恰是何以不